

散文

石磨,即将成为一种传说

□ 朱卫东

现代的人们大多似乎不需要知道自己一日三餐里的面食是怎么来到餐桌上的,更不用说田间挥汗劳作是什么样的感受,感觉有饭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假如给他们些小麦玉米什么的粮食做口粮,年轻后生也许真不知道如何做成想吃的三餐呢。

生活在春秋末期的鲁班是中国古代一位优秀的创造发明家。鲁班原名叫公输班,因为他是鲁国人,所以人们又叫他鲁班。在那个远古时代,人们要吃米粉、麦粉,都是把米麦放在石臼里,用粗石棍来捣。用这种方法很费力,捣出来的粉有粗有细,食用很不方便。鲁班为了解决粮食加工的困难就用两块有一定厚度的扁圆柱形的石头制成磨扇。下扇中间装有一个短的立轴,用铁制成,上扇中间有一个相应的空套,两扇相合以后,下扇固定,上扇可以绕轴转动。两扇相对的一面,留有一个空腔,叫磨膛,膛的外周制成一起一伏的磨齿。上扇有磨眼,磨面的时候,谷物通过磨眼流入磨膛,均匀地分布在四周,被磨成粉末,从夹缝中流到磨盘上,过罗筛去麸皮等就得到面粉。或许有的农村现在还有人用石磨磨面呢。

在中国出现机械磨面机之前,石磨就一直承担着面粉加工的使命,不管是人力、畜力或是较为有技术含量的水力驱动的水磨,都离不开石头雕刻而成的石磨。现在但凡五十岁以上的人们,而且童年在农村度过的或许都见过石磨磨面的场景,这里就说说使用最为广泛的畜

力石磨吧。说到拉磨就不能不说到驴,似乎驴就是为拉磨而生的,只是词语里的驴充满了贬意和悲剧色彩,什么驴唇不对马嘴、骑驴找驴、黔驴技穷、好心当成驴肝肺,真不知道这驴怎么就得罪了古代圣贤了,而最为把驴职业化的词语莫过于磨道里找驴、卸磨杀驴了,这里就不探讨为什么不是磨道里找马或卸磨杀马了,总之驴与石磨已是公认的最佳组合。虽不知驴们是不是心存冤屈,但在那个漫长的以畜力为主要动力的历史过程中,拉磨也算是一种高级工种了,首先一般都是室内作业,免去了风吹日晒之苦,或许牛马们还真羡慕着驴呢,难怪人类要把受苦的事情归属于做牛做马呢。再说了,等拉完磨解开驾板(套在驴脖子上的行头)或许还能舔上几口磨盘上散落下的面粉呢,这时主人看在它拉磨辛苦的份上也不会过于计较的,这可是牛马们很少能遇到的特殊享受了,难怪在拉磨时总是要给驴戴上眼罩,我那一方叫做安眼,意思也许就是让驴蒙上眼睛安心拉磨吧。

要说磨面的过程,那也是充满了韵律的有趣活儿。首先是节拍恒定的驴儿步蹄,让你不由的手脚动作都会迎合上那个节奏,不再感觉手中的活儿枯燥乏味,反而有律可循。随着磨盘的匀速圆周运动,一种在别处无法寻觅的绵长的隆隆之音传入耳洞,那是一种难以模仿的悦耳之声,是来自于谷物颗粒碎裂脱变的升华之韵,这种韵律伴随着从磨盘缝

隙间连绵不断溢出的面瀑徐徐传来,带给了常年劳作的人们即将享用的期盼和安乐的精神慰藉。假设过去的农村可以选择工种的话,一定有多半人愿意呆在磨坊里,即便是与驴为伍。

记得小时候随大人们去石磨磨坊磨面一般都在一个时辰以上,百十多斤的粮食需要两个多小时,期间大人们要不断地往磨盘上添加谷物,又得忙碌着收起不断磨出的谷粉再拿到面箱(我们叫面撒)里用细罗把面粉筛进面箱里,再把未磨到位的谷物颗粒反复添加到磨盘上面,直到磨到满意为止。

徐徐转动了上千年的石磨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繁衍生息,人们至今都没有忘记那位心灵手巧的鲁班师父的恩惠,也传承着他那急人所困的精神品德。后人发明了机械磨,在快速高效磨面的同时,人们却总也忘记不了石磨面粉的味道。于是现在就有了机械石磨,不知道真能磨出带有驴儿韵味的面粉不能。

我也想收藏几盘石磨,不是要复古那种生活方式,是不舍得让石磨变成传说。



我的妻子我的家

□ 苗森泉

你媳妇哩,你媳妇昨天打的一点都不疼。

由于我只能在下了班休息或周末招呼一下门店,许多新顾客不了解我,进门就问那个女医生在不在?我说:“不在,让我看吧!”没有想到这些新顾客犹犹豫豫的,不太认可我,弄得我很尴尬。过后,媳妇知道情况后调侃说:“教会徒弟饿死师父,这你都不懂!”我表面上有点不服,其实心中已经为妻子暗暗点赞了。

经营门市部很熬人,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非常辛苦,没有经营过的人是无法理解的。一年365天,除了春节放假关门几天,妻子差不多在店里值班350天左右。一次周末,我在店值班,妻子回娘家。中午12点我叫了一份外卖,刚拿起筷子,有顾客来了,赶紧放下筷子招呼顾客。返回去没吃两口,又有顾客来了……就这样,一顿饭从12点吃到快两点,饭菜早凉了,也没有原来的饭味了。平时,我下班进门就端碗,总是吃现成的。现在想来,妻子真是不容易,每天既要招呼门市部又要做饭,从来没有午休时间。

妻子白天在门市部经营,晚上还要操持家务、洗衣服、拖地,干着繁重的家务,一天没有休息的时间。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语重心长地给我说:“铁泉,彩丽虽然不上班,但在门市部一天到晚比你上班还辛苦,每天把家里、店里安排得井然有序、妥妥当当,不容易呀!你要多照顾彩丽,不要动不动就说不岗职工、下岗职工,这样对人家不尊重不公平。”

我本人爱好较多,周末有时外出摄影、练太极,不能守店,就辛苦了妻子。妻

子娘家是卫庄镇下村,每年回娘家次数都是有限的,但她从来没有怨言,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包括我的业余爱好。她经常说,你把单位工作干好,不要让领导和同事失望,家里一切有我。

妻子上高中时是文科生,有一定的文字功底。有顾客时,妻子忙得不亦乐乎;没有顾客时,妻子就看看电视或看一些古典文学和国学方面的书籍。妻子特别孝顺父母。前不久,父母在我家小住一个月,妻子尽职尽责,每天变着花样给父母做吃的,到超市买一些新鲜水果和零食,让父母开心,晚年幸福,深得父母的肯定和认可,尽了媳妇的孝心。前不久,妻子的一篇散文《公婆驾到》在《黄河晨报》《运城日报》上刊登,点击率很高,引起读者共鸣。

我是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孩子,当年和妻结婚后,由于条件所限,暂时住在畜牧局的车库。一到连阴天,床上、地上、桌子上到处都是接雨水的盆盆罐罐,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下,尤其是妻子生孩子的时候,正是夏天下雨多的时候,妻子抱着儿子在床上东挪西藏……刚结婚时,我们工资低,岳父母就从家里给拿米、拿面、拿菜,贴补我家。楼上邻居老太太笑着对我说:“你一没房二没钱三没相貌的山沟里小伙子,能娶上这样一个既漂亮又会挣钱的媳妇,真是上辈子烧了高香了!”我听后乐得合不拢嘴。如今,条件有所改善,每逢妻子生日、结婚纪念日我都会给她一份惊喜。

问春

(外二首)

□ 三墨

花不解语
我何处去问春山
那已故的凛冽
你不能只抚慰阵痛

努力的转身
只为统一朵笑颜
你不欣赏
我便打马落地

问你
谁挽起了云髻
谁把衣袂染绿
谁又把诗意拾起

缘春

费尽了心思
把一身的气息绽放于你
我的嫩黄
比所有的绿早了许多
不养你的眼
也要融化你的心

初醒的土地
把底气儿攒足
萌动的生命才有信心
只待一并勃发
撩乱所有人的春情

水不再冰冽
柔软如你的肤
清澈如你的眸
不再犹豫
只想邀你共舞一曲
哪怕东去无声无痕

不经意的安置
恰入了不安分的七寸
原来也能更好
谁能承受突来的受宠若惊
过于唐突
打破了我原有的梦
确实难以应对

完美与残缺
谁来定义成就
我不过既来之则安之罢了
没太大的野心
只想在有人疼的地方
随便如何安放
都欣然接受

仰慕者或俯视者
只看到我的残缺
无论如何也没看到我的质地
说真的
我不想修饰你的虚无

残缺有章